



建筑工人文艺读物

工地上的故事

李武魁 著

建筑工程出版社



中国工人文艺出版社

土地上的故事

（短篇小说）

中国工人文艺出版社

建筑工人文艺读物

工地上的故事

李武魁 著

建筑工程出版社出版

• 1959 •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收入二十二篇小說和故事。這些作品生動地刻劃了工地上各類的先進人物，反映了天翻地復的技術革命。工人們為了建設社會主義，有的暫時丟開個人所好，投入了革新的運動；有的把自己心愛的東西拿到工地，為國家創造先進工具。工人們為了加速建設，互相支援、進行友誼競賽；蘇聯先進生產者給予無私幫助，黨支部書記處處關心工人生活，女醫生冲破困難挽救工人的生命，等等，把工地上的各種生活描繪成很多生動有趣的畫面。

故事真實朴素，親切動人；語言通俗易懂，適合建築職工閱讀。

建築工人文藝讀物 建築工地的故事 李武魁 著

1959年4月第1版

1959年4月第1次印刷

5,060冊

787×1092 1/32 • 85千字 • 印張 37/8 • 定價(7) 0.32元

建築工程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• 新華書店發行 • 書號: 1585

建築工程出版社出版(北京市西郊百萬莊)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2號)

目 次

投資.....	(1)
琴聲.....	(4)
單臂司機.....	(9)
他倆.....	(14)
舞迷.....	(23)
獻禮.....	(30)
登門針灸.....	(34)
深夜蓋被人.....	(38)
自行車的故事.....	(41)
王家父子.....	(45)
糧食店里.....	(53)
老曹.....	(58)
倒磚.....	(61)
金葵.....	(64)
幫助.....	(67)
親事.....	(77)
梅花.....	(81)

伤疤..... (96)

信..... (104)

友誼..... (108)

冒領..... (112)

人房两空..... (115)

后記..... (118)

投 資

星期天上午，我正在宿舍修理工具，王師傅忽然推門進來了。我忙放下工具，迎上一步，高興地說：“您回來的真巧，要不，我修完這工具，就給您買車去啦。”我從兜里掏出存折和百貨公司的通知，遞給他：“趁着今天歇工，買車去吧！”

王師傅把存折裝進兜里，把通知一揉，丟到房角：“不買車啦！”

“啊！？”我楞住了。

王師傅想買飛鴿牌自行車，想得都着了迷，見到別的師傅的飛鴿車，總是看看這里，摸摸那里，最後還要“嚙啣，嚙啣”地擦陣車鈴，羨慕地說：“有這樣一輛車，下了班進城逛逛，多方便啊！”

他為積錢買車，戒了吃酒，吸的煙也從“恆大”降到“大嬰孩”牌。把每月節約的錢，都存進銀行。上個月，他約模錢存的差不離了，就到百貨公司去看車。碰上飛鴿車沒現貨，他便登了記，听候通知。

頭幾天，他響應黨的號召，送愛人還鄉參加農業生產。臨走時，把存折交給我并叮囑我說：“要是百貨公司來了通

知，就替我把錢取出，买輛車來。”

可現在，他怎么又說不买了呢？我便奇怪地問道：“你今天想明天盼的，怎么來了車，又不买啦？”

沒想到，我這一問，王師傅消瘦的臉龐，竟“唰”一下紅了。他慢吞吞地說：“車不車，有啥要緊！”

呆了一會，他突然兩眼閃着光說：“俗說有鋼要使在刀刃上。錢，我想也該用在急需的地方……”

他順手拉過一條板櫬，坐在爐子旁邊，把毡帽往后腦壳一推，談起來了：“這次送家眷回鄉，全村的人，只要能動彈的，都不分日夜地修水渠去了。我到家還沒坐穩，社長就來了。他背着一捆柴禾，拿着鍋、碗、瓢、勺一些家伙，很親熱地說：‘柴燒完，就到我家背去，啥家伙不全就近借，沒糧食也說一聲。幾年不回了，就象新成家一樣，啥家伙都要制！’好象咱有什麼功勞似地，社長都給送到家里。

“我毛毛草草地吃了飯，抄起把鎬就上工了。好家伙！要把三里多高的九龍山頭上的泉水引下田來。山石上開渠多難啊！可是攔不住人們的猛干。十冬臘月，很多人都光着膀子干起來。你不知道，水，對我干旱的家鄉，就象血對人那樣的貴重，我看大家這個干劲，怎不感到興奮呢！

“到歇着的工夫，大伙親熱地圍住我，說開村里的新鮮事了：軍屬張大娘把兒子從朝鮮寄來的九十元錢，當興修水利的投資，交給了社里；春梅姑娘把五十一元錢的‘嫁妝費’也投了資；王二孀把傳了幾代的兩個金戒指、一付金耳環，也投了資；連省里的下放干部老趙，也把銀行儲蓄的一百多

元錢，交給社了；……

“我越听越不是味，脸上发热火燎地，不由低下了头：人家的思想多好啊！可我老惦念着飞鸽車，虽然他們沒叫我投資，我也拿定了主意。我表示：我也投資一百七十五元。



“乡亲们一下楞了，接着鼓起掌来。”

王师傅的话停了，他由于激动脸上浮出了红晕。

我点了点头，浑身热烘烘地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“噢！”王师傅站了起来：“回头见吧！我这就去银行把錢取出来，給社里寄去。”說着他匆匆忙忙地走了。

1958.2.13

琴 声

这是支援“五一”工地的头一天。我吃过晚饭，正在宿舍解行李的繩扣时，忽然前排房子里响起了手风琴声。宿舍里正在說笑、打鬧的人們，立时就鴉雀无声了。我抬头朝四面一看，嗨！都被琴声迷住了：这个光脑袋小伙子，臉上抹滿肥皂，也不洗臉了；两个正在“攻卒”、“跳馬”緊張交战的老师傅，也側着耳朵停下战斗；和我邻床的連毛胡組長，手里捧着“西游記”，两眼却离开書本，眯了起来；……。

我用胳膊肘碰了一下連毛胡：“这是誰拉的？”

連毛胡嫌我扰乱了他听琴，白了我一眼，偏声偏气地說：“工地主任呗！”

琴声悠揚、婉轉，越来越动人了。我不由地两手离开了繩扣，也靜听起来。

連毛胡把咀巴貼近我的耳朵，胡槎子扎得我的臉生疼。他悄悄地說：“在全市文艺会演里，他还得过奖哪！”

工地主任天天晚上拉琴，我和同志們天天在宿舍里听。可是，第五天晚上，却听不見琴声了。

連毛胡着急地咀里嘀咕着：“怪呀！今天咋不拉了呢？他的琴是从来风雨不停的呀！”

“管他哩！爰拉不拉！”我沒好气地說着，往床上一仰。

“哼！”連毛胡“嘭”地把“西游記”合上，冲我把眼一瞪：“因为他‘剋’了你，对他不滿意，是不？”

“去你的！”我不好意思地一翻身，給了他一个脊梁。不由地，想起了下午的事：

我們組打混凝土，我是管推石子的。为了第二个五年計劃，小組打响头一炮，大伙的勁头可足啦。眼看石子赶不上趟了，連毛胡扯着嗓子喊叫：“石子！石子！”攪拌机“咕嚕，咕嚕”更响地心焦。可把我急坏了，我裝起一小車石子，跑着推上磅秤，一看分量少点，沒顧添，就推过去了。

正在这时候，突然有人喊叫：“站住！”我扭头一看，是工地主任。他大步赶来，皮帽的掩耳，被风吹起，露出冻紅的圓臉，他微皺眉头：“重过磅！”声音不大，但听起来非常严厉。我乖乖地把小車調过头来，又推上磅秤。

“看！磅尺那么低，为什么不添？”

“我……我想差不了多少，又急着……”

“同志！”他眉头皺得更紧了。“少攔石子，就得多費水泥。水泥——多珍貴的建筑材料啊！更重要地是这样还影响質量！”

我臉上火辣辣地，心想：“这家伙可够厉害！”低着头，不敢看他一眼。

“怎么搞的！”連毛胡嚷着奔了过来。他問明事由，就扯起嗓子：“你呀，你……唉！你干脆洗石子去吧！”

我搭拉着脑袋去洗石子，沒想到工地主任也跟过来了。这不是“釘”上我了嗎！

不理他那一套。我学着另外两个人，把石子装进筐里，把筐在水池子一转，提出来倒在一边。我偷偷地瞟了他一眼，他两眼直直地看着我倒出的石子。

他突然跨上一步，伸手拨开石子，检出个还沾着泥的石子：“看！还没洗净。这影响质量，绝对不成！”

我把不干净的石子，又都拾回筐里，往水里一放，索性用手搓洗。他上来拉起我的手：“这么冷的天，下手洗怎么成！找根棍子来吧。”

我用棍子搅着洗石子，他还是不离开我：一会儿，蹲下来帮着洗石子；一会儿，站起来右手摸着稍有胡刺的下颏，想着什么。直“钉”到我下班，他才走。

.....

连毛胡象看透了我的心事，把一只大手放在我的肩上：“咱们主任的脾气就是这样，对谁的毛病也不留情。其实，生了瘡怕开刀疼，才是傻瓜哩！唉，对这样好的主任再有意見，可真沒有良心！”

我心里翻騰起来了。主任今天到底为啥不拉琴了呢？生我的气嗎？不会吧！也許是琴坏了！

真沒想到，从这天起，再听不見琴声了。

三天后的夜里。我打夜班回宿舍来，口渴得要命。攥攥这个暖壶，沒有水；掂掂那个暖壶，是空的。打水去吧，这么晚，水房早鎖門了。想到别的屋找水，一看，办公室、宿舍都黑洞洞的，只有主任办公室里的灯还亮着。我为难了：去吧，想起那天的事，怪不好意思；不去吧，又口渴得要命。最

后，还是拿着劲去了。走到門口，我“噠、噠、噠”地敲了几下門。

“請進！”

我推門進去，他伏在桌上，正聚精會神地用鉛筆在圖紙上畫着什麼。手邊還有個計算尺。他一抬頭，見是我，立刻站了起來。

“我喝口水。”

“好，好！”他拿過暖壺，給我倒了碗水：“坐吧！”

我暗地怨自己“小心眼”，那天的事，人家根本沒往心里攔。要不，能對我這麼熱情。

我端起碗來，一氣把水喝下。打量這屋里的擺設：書架上整齊地碼滿書籍，頭一階是毛澤東選集、聯共黨史、政治經濟學等政治理論書籍，浮頭是一本半舊的“怎樣作一個共產黨員”；第二階是建築技術方面的中文、外文書籍；第三階是雜誌和報刊。牆上，掛着各工號的施工進度圖表。我一扭頭，瞅見床頭擱着手風琴，紅艷艷的里外哪也沒壞。我便問：“主任怎麼老不拉琴啦？”

主任的臉，竟“唰”地紅了。他右手捏着左手說：“大家都熱火朝天地趕先進、比干劲，我還哪有心拉琴呢！”

待了一會，我剛挪腿要走，他又讓我坐下。“耽擱你一會，幫我研究一下這個，”他把桌上那張圖紙攤到我面前：“我琢磨了個洗石子機，這是草圖。”

我心里猛地一跳：原來主任是研究“洗石子機”，我錯怪人家那天“釘”我了！

主任用鉛筆指點着圖紙：“這裡裝馬達，膠皮水管放在

这里，从这个口装石子，洗好的石子，从这个口流出来。你看成不成？”

我看着，听着，心里想着：“这比人力可好多了！”突然我脑子一亮，想出一个主意，便说：“再往里头添两层铁丝筛子，不是也洗着石子，连大小规格也筛出来了嗎？”

“噢……”主任的脑袋慢慢转了个圈：“好，太好了！”他用手拍着我的肩膀：“这样，连筛石子的工序也省掉了。”

一个星期以后，制成的一台新“洗石子机”运到了工地。

试验开始了，主任满脸堆着笑容，但从眼睛里看得出他内心的紧张。连毛胡把胶皮水管放好，把马达一开，机器“喀喀”地响了起来。石子一锹一锹地装了进去，洗好的大、小石子，从两个窟窿眼流了出来。

质量检查员仔细地检查过了石子：“干净透了！没说的。”标定员大声报告：“比人力筛石子、洗石子提高效率七倍。”

试验成功了。党支部书记冲着主任笑了。主任使劲握住我的手，围着的人，热烈地鼓起掌来。

晚上，我吃了饭，回到宿舍才刚坐下，前排房子里又响起了琴声。宿舍里的人，互相点头，静听起来。

大伙正听得入神，琴声突然停了。连毛胡急得直搓手，他对我说：“快去看看，怎么又不拉啦？”

我撒腿朝主任办公室跑去，到了门口，我不由地楞住了。屋里灯火通明，主任高大的身影，蠕动在窗上。我想，他一定又在研究什么机器，我深怕惊扰他，又轻轻地走开了。

1958.2.18

單臂司機

趙剛從床上“忽”地坐起，見燈下圍着一圈人，在念叨什麼。還沒等看清是誰，從櫃子上站起個臉龐消瘦的中年人：“你怎麼起來啦！”

“報告支書！”

趙剛跳下床來習慣地打了個“立正”：

“我睡夠了。”

“見鬼！”黨支部書記瞟了一下手表：“才躺下十三分鐘，就睡夠了。”他走近趙剛，態度嚴肅地：“搞大躍進，不是靠一個沖鋒完事。你把身體拼垮了，怎麼辦！”

趙剛，是汽車隊長。

工地職工，自從學習了哈爾濱的快速施工經驗，決心要



十二天盖一幢四层大楼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党中央发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。它象把万能的钥匙，打开了群众心灵的锁，智慧的激流，倾泻出来，波浪滚滚。一天的时间，就围绕着重大的问题，提出了五十二项合理建议。原来最影响进度的吊装和楼板，彻底得到解决，吊装，从一个台班吊装一百八十块，一跃提高到了三百另二块；楼板拆模时间，从七天缩短成了半个小时。整个生产，象条环环相接的链子，互相依赖，互相推动。推来推去，运输构件成了关键。

构件，是靠汽车从五十多里外的北郊运输。为了不影响生产进度，赵刚已日以继夜地干了三天。他到疲倦得不能支持的时候，便跑到自来水管跟前，来个冷水浇头。这事被支书发现，才硬逼他睡下。他身子躺下，心放不下呀！可是由于过度劳累，眼皮竟抑制不住地闭了起来。当他在睡梦里意识到睡着了，便“忽”地坐起。

现在，支书又要让他睡下，他真痛苦极了。这是他二十八年来第二次痛苦。第一次，是他因为锯掉左臂，让他转业的时候。可那只是当时对和平建设的认识不足。如今，是没有完成任务。唉！还有比完不成任务更可耻吗？他沉痛地嘟囔着：“眼看着我们成了大伙前进的绊脚石，我怎么能睡觉！”

支书看着赵刚，一只袖了空空地垂着，另一只手紧捏着拳头，眼珠布满血丝。于是，他心里不由湧起了激情，他口吻有些缓和了：“赵刚同志！”

“有！”赵刚以为答应了他的要求，高兴地：“请分配

任务吧！”

支書後悔剛才的緩和，立時又板起面孔：“命令你馬上睡覺！”

“支書！”他懇求的目光碰上支書堅定不移的目光，兩顆豆大的淚珠，落在地下。

“報告支書！”這時候，從橈子上又站起個滿臉茸毛的年輕人：“讓趙剛同志參加咱們的會吧！他在朝鮮被敵機炸傷胳膊，都能堅持行駛二百多里，完成運輸任務，這麼幾天他還頂不住！”

支書瞟了大伙一眼，大伙都好象在求情。他又想，趙剛辦法多，參加也好。於是，他拍了一下趙剛的肩膀：“好吧！允許你參加一個鐘頭。到時間可一定得睡噢！”

“是！”趙剛小孩似地跑向人羣。

會議繼續進行，年輕人接着發言：“我的意見，咱們增加四個工時，每天干它十二個鐘頭。任務完成了，也不影響身體。”

“有那麼多車嗎？”一個老工人接上茬，“反正那幾部車，車不開為止。”

“我還沒說完哩！”年輕人接着說：“建議領導去汽車公司借車。說明咱們的困難，他們一定支援。”

“說的比唱的還好听！”老工人把頭一扭：“你躍進，人家就不躍進啦！伸手去借，門也沒有哇！”

趙剛手托滿是胡楂的腮幫，咬着下唇，兩眼瞇瞇，一聲不吭。突然，他把桌子一拍：“有啦！”